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四回 旅店中愛戀佳兒

詩曰：淒涼旅館正黃昏，苦雨偏驚遠客魂。聽得更深無一事，方知都為寫悲恨。

吟罷長吁淚滿衣，隔窗猶是雨霏霏。無聊且讀箱中卷，窗下書聲悲復淒。朗朗清音吞欲吐，堂堂雅韻響還低。茶煙細裊夜孤坐，燭影斜搖靜掩扉。正在書齋幽僻處，驚動了，一家長者暗偷觀。

卻說這位老客，姓康名信仁，號喚若山。湖廣省城武昌府咸寧縣人氏。年登五十有四，積祖販賣珠寶，家有十萬之富。同鄉中盡稱為員外。其妻孫氏卻長一春，只生一女名喚賽金，年方三八。贅婿滑全，現在納監，算是個有職分的生員，就在康家管理一切事務。康公因為乏嗣，娶了二妾，一名柔娘，一名德姐。喜得柔娘產下一子，乳名元郎，交跨三歲。員外自得子之後，更加高興，還要掙些家私與他，遂又出來販賣珠寶。只因路逢陰雨，也歇在店中。這晚正然悶坐，忽聞風送書聲，驚訝道：這一定是赴考的書生了，想亦被雨所阻，故在店中。遂緩步而來，隔窗偷看。

隔窗偷向裡邊觀。一隻白蠟旁邊照，端坐風流美少年。長眉秀目神心遠，玉面朱唇品格妍。款剪燈燭將書讀，頻移茗碗略消閒。忽然咳嗽拍身起，單件單衣想為寒。員外一觀驚又喜，這書生，緣何如此美容顏。風流瀟灑言難盡，美麗丰姿畫不全。莫說衣冠人未及，就連女子亦休談。我聽他，書聲清朗方尋覓，卻原來，果是風流一少年。既到此間鬚面見，慇懃苦雨可長談。康公想罷忙移步，伸手輕輕叩兩環。君玉開門抬頭看，外邊步入一衰年。家常便服多仁厚，丰采精神半白鬚。慣走江河真老客，通明世路有高談。進房先就深深揖，說道是，兩夜無聊訪大賢。君玉回禮忙讓坐，失迎台駕望容寬。深宵寂靜聊攻讀，不意尊年到這邊。晚輩不知多有罪，請茶盞獻助開談。康公喜悅窗前坐，兩下通名細細言。君玉平生長歎氣，今因小介反為難。行囊沉重人多病，旅店羈留監未捐。陰雨不知何日止，病童未曉甚時痊。功名耽誤如何了，為此襟懷日悵然。員外聞言連點首，虧他辛苦十餘天。隨身要個中年僕，似這等，幼小童兒上路難。倒不如，老漢與君相作伴，也堪幫助也堪談。欲思結個相知友，怎奈何，我是衰年你少年。老漢近年初得子，兒方三歲尚愚頑。待其長大成人日，我已嗚呼不及觀。如此根基門戶內，焉能顯耀出高官。再兼小婿雖捐監，看他的，文理才情亦等閒。我亦心中想指望，算來不過眼前歡。今觀足下才和貌，實在心開敬又歡。要拜弟兄我已老，欲為父子太高攀。相公獨自無幫助，有個親人也萬全。萍水相逢緣分重，今朝得罪要包涵。欲思過繼君為子，隨我同行返故園。父子相關無顧忌，家奴並力不艱難。若然回到咸寧縣，你要攻書有本錢。及早調停捐了監，就能赴考上長安。相公若得為官職，老漢的，門面光輝也喜歡。如若屈尊心不願，康門愚頑敢相攀。若山老者言方訖，大悅喬裝美少年。立起身來忙答應，異鄉孤客謝周全。小生正在艱難處，得遇高人實有緣。過繼螟蛉恩不淺，相隨長者意能安。真稱仁厚垂憐憫，怎說愚頑是仰攀。就此房前行一禮，乾爹照拂莫相嫌。康公言訖忙參拜，喜壞咸寧康若山。出座慌忙行半禮，連稱請起莫遲延。既然應允休多禮，與你如同父子般。只待曉晴天氣好，同回湖廣莫遲延。明堂再拜連稱謝，留坐窗前又細談。將到二更方別去，康生相送出房間。兩聲點滴猶無住，幾處星光早映天。員外欣然連說好，明朝兩住可歸旋。曲廊之下相分手，君玉仍回臥室間。榮發在床心喜悅，從今可免受艱難。一宵無事天明亮，曉日朦朧破曉煙。員外康公來約會，明堂打點不遲延。書童病起身猶弱，結束行囊只覺難。幸得康家人手廣，相幫料理霎時完。店東送到銀錢帳，君玉親身打算盤。該減該增分賁賤，房錢飯帳已清完。從今有伴同行路，就坐車來不坐鞍。榮發書童騎了馬，這番輕健勝如先。紅塵滾滾馳星月，綠樹迢迢看水山。馳驅一月方才到，已是端陽後九天。時近門庭人出接，長工力僕跪車前。康公齊喚拍身起，問你們，今歲田禾是怎般。一眾人丁齊道喜，青苗黃穗滿良田。真虧幾日連陰雨，必定收成勝往年。員外點頭連稱善，難得個，你們同力在良田。言完跳下行車內，君玉隨行整整冠。榮發書童隨在後，一齊步進大門前。

話說康員外同著康君玉走進大門之後，一個少年走出來迎接。道：啊呀岳父回來了，此行得利麼？小婿失迎得罪了。

員外欣然問細詳，家中大小可安康。滑全答道俱安好，回首驚疑視康郎。員外從頭言一遍，監生變色暗思量。我為贅婿居康宅，日後家私定得將。偏又岳翁生一子，家資早屬小兒郎。有兒有婿非清冷，又何須，承繼螟蛉轉故鄉。老邁糊塗真可笑，一定要，家私多付康明堂。滑全不悅雙眉皺，勉強相隨進內堂。孫氏賽金同出接，柔娘德姐共迎將。更兼員外同胞妹，一個個，喜色盈盈接進堂。

話說這位員外的胞妹，只為夫家貧窘，入贅岳家。她的丈夫吳道庵，卻是個飽學秀才，素知脈理，廣識歧黃，只為家貧住居窮處。這日員外回家，吳道庵與人看病去了，故不提及。當下康公進堂，康君玉只得立住，候大家見畢，方始款步進來。

外邊步入美郎君，堂內諸人盡吃驚。德姐腮邊生笑暈，柔娘眼角動春情。院君一見心疑惑，忙問康公是甚人？員外細言承繼事，回頭指點俏書生。康郎進步從頭見，袍袖雙垂把禮行。堂內眾人多見過，元郎幼弟也慇懃。柔娘笑挽孩兒手，兄長如何不叫聲？君玉低言初見面，多應幼弟怕生人，說完堂上齊歸坐，僕婦丫鬟擺點心。孫氏院君心不悅，夫妻見面少寒溫。腹中暗說康員外，年老無知少正經。出外應該圖利息，如何反倒取歡心。我觀君玉鳳流態，定是班中且與生。可恨老年行不正，優童假捏作螟蛉。待其慢慢行機會，趕出他時放了心。孫氏院君心內惱，呼奴喚婢面含嗔。賽金故作虛貞節，躲躲藏藏假撇清。德姐柔娘頻注目，依依不捨出堂門。只聽外面安童報，說是吳爺已轉門。員外欣然忙立起，就同君玉出前廳。寒溫敘過多欣悅，喚書生，下拜姑夫一長親。君玉上前深作揖，吳秀才，驚奇大贊好郎君。精神清遠真非俗，風度溫柔果出群。若非閥閱名門出，定是公侯府第生。數語贊揚忙遜坐，細將學問考書生。明堂真是逢知己，對答如流不暫停。口吐珠璣驚滿座，心懷錦繡飽諸經。高談闊論無思索，巧對清吟獨佔新。回問老儒吳秀才，一言一答欠聰明。道庵出座連聲贊，好一位，博學奇才小俊英。今日老夫心佩服，從今不敢擅談文。舅兄早與他捐監，好奪高魁第一名。員外聞言心大喜，春風滿面把須拈。既然學問俱通透，要姑爹，相伴攻書講講明。捐監自然吾早辦，使他年少乾功名。滑全在側容顏怒，先就心疼百十銀。員外派人忙打掃，書房鋪設甚幽靜。箱籠行李多搬進，床帳安排色色新。君玉十分心感戴，此身得所免飄零。乾爺如此來關切，惟願身榮報大恩。是晚康公來內室，坐談片刻向妻雲：路途辛苦今朝乏，且在書房去歇身。久歷風沙須沐浴，更兼還要理鋪陳。待其諸事調停畢，老伴從容再敘情。孫氏院君微冷笑，沉吟似覺起疑心。康公就歇西書院，寫札如飛托友人。百十花銀封裹好，立時喚進一家丁。盤川另付銀多少，次日黎明就動身。趕到京中交好友，討回監照莫遲停。家丁領了銀和信，打點行囊好動身。員外四更方得睡，真心一片在螟蛉。滑全管鋪非常住，此晚權居伴賽金。夫婦枕邊各訴說，惟防義子奪金銀。母雖不悅翁歡喜，須要商量去此人。不表妒心夫婦事，且談假扮窮書生。回歸書室開箱子，首飾之中細細尋。自己幼時簪帽器，配成四色是奇珍。一方玉結花紋細，兩個珠球繡絡新。嵌玉盤龍雙手鐲，真金鑄鎖條紅繩。竹絲方盒端然放，要送元郎幼小人。次日起來梳洗畢，點心一碗肉混飽。康公曾囑廚房曉，早晚須當送點心。故此周全還不缺，皆非托賴老安人。少時員外親來看，問說齊來睡可寧。我已差人京內去，早為納監乾功名。省城赴考多容易，不用奔馳趕到京。君玉聞言心大悅，連呼繼父太關情。孩兒未得供甘旨，先費乾爺百十金。願得一官和半職，以圖光耀顯門庭。不知上書誰家姓，赴考之時免又更。員外答言還寫鄙，吾豈敢，輕輕埋沒你真名。康生見說心歡喜，相謝連連不負恩。遂入後堂參繼母，慇懃作揖請安寧。又觀德姐柔娘至，悅色和容叫院君。手挽元郎朝裡走，回眸又喚大官人。康生回叫姨娘後，纖手輕移對弟雲。微物幾般相送你，隨心頑耍莫嫌輕。揭開小盒慇懃遞，俏姨娘，幫著孩兒伸手擎。笑說又承兄長賜，元郎快快謝深情。安人接過睜眼看，回問如何有此珍？君玉答言年幼物，欲思納監賣金銀。既蒙繼父承當去，此物將來送弟身。孫氏院君收拾起，元郎啼哭索奇珍。柔娘騙住親生子，抱著孩子向外行。德姐在房仍服侍，秋波頻轉盼郎君。微舒柳葉愁痕起，半綻櫻桃笑暈生。君玉偷窺知有意，從容告退出房門。賽金撞見忙迴避，拖著裙邊急忙行。走進角門稱要死，偏偏暗面好羞人。香羅掩口連聲笑，又要偷張又不行。君玉暗思稱好笑，輕狂女子太虛情。既為姐弟該親近，躲躲藏藏為甚因？心下沉吟移步出，芸窗請教老儒生。文章不用加批點，經史何須再

理論。別件事情多不講，反因醫道拜先生。依隨熟習岐黃理，脈道精明治病能。君玉心靈容易學，盧醫扁鵲可傳名。年少風流才貌好，又添一技在平生。居住康宅還方便，繼父哀憐就不輕。兩個姨娘俱少艾，因憐才貌更多情。縫衣補孔時時做，送點烹茶每每親。一日康公郎舅出，家中清靜少閒人。柔娘德姐偷閒坐，領著元郎向外行。遊玩書房間戲耍，低低笑語步香塵。柔娘解手回房去，德姐思量會慳生。步進幽齋東院內，秋波慢閃看分明。石榴花映千枝火，碧水萍浮幾點金。湘竹簾垂聞燕語，芭蕉窗閉有書聲。隔紗自見蓮花動，烏帽紅腮百媚生。德姐含情忙走近，對窗低喚大官人。解元自是君家得，何苦攻書這等勤。年少身兒須保重，莫教夙夜損精神。慳生聞語抬頭看，影隔紗窗見美人。翠鬢花容增俏麗，鶯聲燕語更溫存。斜扶窗檻低低說，一段風流更動情。君玉笑言稱豈敢，微才難奪解元名。讀書何論精神損，須信文章不負身。德姐隔窗微笑道，相公不中待何人。既言才學猶非好，難道容顏不出群。說著話時移步進，元郎同進內書林。佳人坐在窗前椅，粉面含春問一聲。住在此間多日了，不知曾否定姻親。安人員外俱無問，忘你婚姻大事情。妾看相公如此說，細君欲得若何人？慳生見問微微笑，點首長吁歎一聲。

咳，姨娘呀，

癡長今年十六春，功名不就日慳慳。婚姻之事非為大，且待身榮慢慢言。只取德來無取色，細君何用美容顏。梁鴻若是貪花客，焉能夠，舉案齊眉贊古賢。德姐聞言連道是，相公誠實果非凡。若是李靖逢紅拂，你可私通你可憐？君玉笑稱焉不納，她本是，風流才女識英賢。此間果有真紅拂，我就和她一處潛。德姐含羞紅了臉，低頭微笑吐芳言。

咳，郎君呀，

賤妾癡心慕相公，可憐思念夢魂中。原知路柳殘花女，難入瓊枝玉樹叢。長恨綿綿難自解，想思偏要憶春容。自思薄命非紅拂，家主寬仁比越公。倘若郎君心不棄，可圖良會一宵中。雖然不敢私奔想，片刻相親也遂胸。如若相嫌推拒我，願甘一死洗羞容。滿腔憂恨今朝訴，生死憑君掌握中。德姐言完心慘切，斜提翠袖掩花容。正然私語紗窗下，噹啷啷，一動簾鉤進屋中。咳嗽問聲誰在此？你竟敢，不分內外說私衷。佳人聽說心驚駭，魄散魂飛變玉容。

啊唷不好了，員外來了！

立起身來看細詳，慳生心內也慌忙。抬頭只見簾鉤響，卻是柔娘走進房。粉頰含春呼妹妹，原來在此訴衷腸。失驚二位須寬罪，我領孩兒轉內堂。德姐此時心始定，笑舒玉手扯柔娘。叫聲姐姐休驚我，你心亦愛鄺家郎。柳氏柔娘紅了臉，低頭假作引元郎。慳生背手巡房走，暗暗沉吟有主張。咳，可見得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柔娘德姐兩佳人，如此多情有我心。幾度留連真愛慕，十分關切果相親。奴家若是真男子，未必其間不動心。見我幾時情已亂，風流陣裡欲消魂。可憐辜負佳人意，好叫我，要作情時難作情。君玉想完忙出位，正言令色勸佳人。今朝此事難成就，二位姨娘聽我雲。自古為人非草木，論來豈有不知情。世間暗約私通事，也有個，可以行與不可行。李靖相逢紅拂女，越公不是五倫親。如今我是螟蛉子，怎敢欺天敗大倫。員外既然稱繼父，豈堪庶母兩通情。今朝若就巫山夢，大負乾爺一片心。況復安人多顧忌，平時見我少歡欣。倘然再做無知事，此地如何住得成。不但前程難保吉，定教累及二姨身。芳心見諷祈寬恕，切莫悲傷怨薄情。緣分也須前世定，諒來你我不該應。兩姨從此收心罷，善待乾爺老主人。但願閨房多得子，天年有靠福頻增。我如得第身榮貴，不負姨娘照拂恩。今日一言回絕後，望祈轉念自修心。明堂言訖長吁氣，低首無言背手行。兩位姨娘聞此語，登時五面起紅痕。柔娘垂首連稱是，德姐含羞啟絳唇。妾等賤姿難望幸，無非一念慕才人。感承君子開茅塞，佩服良言勸化恩。從此修身除別念，願圖私意在來生。佳人言訖心淒切，靠椅低頭兩淚傾。君玉長吁連解勸，二姨珍重轉房門。此情惟有我知曉，斷不傳揚外面聞。柳氏柔娘和德姐，一齊款步出書林。慳生隨後來相送，珍重連稱一二聲。二妾回頭頻顧盼，依依勉強下階行。明堂獨坐幽窗下，點首長吁暗暗雲。美色迷人真可歎，幸虧我亦是釵裙。方才若遇真男子，未必還思繼父恩。無可為情才決絕，倒做了，坐懷不亂古賢人。慳生感戴重開卷，晝夜攻書用苦心。但願一朝趨殿陛，好將夫主大仇伸。柔娘德姐心追悔，謹佩良言敬鄺生。百件關心加體貼，十分用意更溫存。多虧一番良言語，勸醒癡情二美人。從此鄺生康宅住，一心只待步青雲。慢談湖廣康家事，且表京師梁相門。父子同朝威望重，為官處事甚剛明。朝廷屢屢加恩澤，辦事能員梁振麟。禮部推升為撫院。江南省內管黎民。梁君轉覺心煩悶，不得聊酬人子情。接到營堂謹奉侍，恩宜留下少夫人。相衙忙亂齊收拾，擇定行期就動身。七月初三將起馬，忽聞迎到太夫人。

話說梁撫正欲起身，忽報太夫人到了，還有一位小姐同來衙中。又驚又喜，亂紛紛迎入大堂。景氏夫人先下魚軒來，然後素華小姐才落大轎。梁太師多年不見，只道是親女丹華。忙叫道：女兒，你怎麼也隨著母親來，不在家中侍奉翁姑？景氏夫人笑道：相公你認一認，可是丹華女兒麼？將在船承繼之事，一一說知。

素華小姐叫乾爹，萬福深深彩袖提。大悅當朝梁閣老，欣然隨手就相攜。目觀花貌連稱好，異姓如親卻算奇。同到此間真湊巧，好教媳婦出京師。待他夫婦同臨任，京邸盤桓有了依。景氏夫人心內喜，梁撫院，放心無慮帶嬌妻。合堂見禮俱完畢，姑嫂相親玉手攜。骨肉團圓同夜宴，談談笑笑在官居。親丁睹面心情樂，相府榮華福壽齊。即日撫台辭了駕，同妻上任出京中。官衙冷靜無人奉，幸虧得，小姐依隨步不離。曉起日常趨左右，晚來風急請添衣。和容悅色時時伴，梁相夫妻喜倍深。愛若掌珠真罕見，更比那，丹華長女勝毫分。深藏繡戶人難識，緊守香閨不出廳。羅綺叢中真富貴，只落得，花容月貌更奇新。不談映雪歸梁府，且表尚書上帝京。

卻說孟尚書父子與劉奎璧，同著祁丞相上京。七月初五日始抵都下，一齊歇於公館之中。劉國舅早已寫札，道知其父。只等五鼓雞鳴，同入朝中見駕。

雞聲三唱曙光搖，年少君王坐早朝。文武諸官齊會集，祁公率眾列班僚。御香縹渺開金殿，宮樂悠揚動紫宸。兩下初分龍鳳扇，九重已現赭黃袍。百官舞蹈朝參畢，早有黃門奏事因。

啟萬歲爺得知：左丞相祁盛德，協同孟尚書士元、國舅劉奎璧在午門候旨，請王定奪。

天子聞言意自猜，何須都要上京來。傳宣召入金鑾殿，已見諸臣拜在階。舞蹈揚塵呼萬歲，欽差祁相把言開。從頭細奏成婚事，覆命回朝拜玉階。兵部尚書連頓首，口呼陛下聽情懷。蒙恩賜配憐臣女，花燭成婚忽變災。投水墜樓無實據，微臣惟願見屍骸。吾王明斷冤情事，使麗君，就在黃泉無怨懷。司馬奏完垂痛淚，劉奎璧，叩頭再拜在金階。

啊唷，陛下呀！伏祈龍腹詳情，以斷臣家冤枉。

自沐恩叨賜麗君，故行六禮始成婚。於歸之日藏兇器，惡罵微臣自喪身。適遇大風難搭救，池中不及救屍骸。孟家索命言遭害，善講難明故叩閭。伏乞君王詳細底，豈有了，承恩賜配害新人。駕前不敢虛誣奏，拜懇龍心斷個明。行刺墜樓非假語，刀傷雖好尚留痕。朝廷聽罷其中故，拍案驚奇歎一聲。

啊唷，傷哉！這是寡人失於檢點，有害才人了。

因憐誤適叛臣家，故賜成婚國舅家。誰知芳心甘守節，輕輕一命赴黃沙。不違聖主才堪敬，善保全家志可誇。如此裙釵真蓋世，朕躬抱歉害她身。君王座上悲才女，金口忙開諭孟家。司馬賢卿呀，不須爭論與悲傷，人死難生且放腸。浪急風狂救不得，自然飄蕩到他方。朕思落水無屍首，或者神明暗救將。就算不能重活命，寡人旌獎賜牌坊。即傳欽命雲南去，督撫同臨為表揚。烈女雖亡名目在，千秋萬古姓名芳。先生既到皇都下，不放卿家返故鄉。父子在京同候缺，原官供職在朝堂。寡人年少為天子，全賴諸卿一力勸。如若賢臣俱退位，朕躬無復覽規章。君王邀買諸臣意，兵部尚書謝聖恩。臣女得留清白譽，九泉之下感恩光。蒙君復職隨鑾駕，敢以衰年便退將。理合在朝圖報效，以謝我，兩朝雨露聖恩長。尚書退步歸班立，元天子，又喚劉卿聽細詳。國舅呀，成親好好兩和同，誰道新人這等凶。未待成親先打罵，累卿家，千山萬水到京中。多因烈女心如鐵，不願重歸羅綺叢。朕心再為卿作主，選一個，風流淑女贈英雄。從今竭力勤王事，鎮國將軍職善供。可入昭陽參國後，好待你，同胞姊弟慶重逢。君王言訖天顏笑，國舅三呼謝聖容。兩個內官前引路，正宮一直進中宮。朝廷復叫祁丞相，遠道深勞宰輔公。特賜黃金和彩緞，權為喜酒與花

紅。祁爺再拜將恩謝，退下金鑾殿九重。傳旨散朝歸內院，百官劉出午門中。且談國舅劉公子，拜倒珠簾見正宮。王后一見親弟至，桃花兩頰動春風。問明家內安和好，寬慰同胞且放胸。日後婚姻多在我，少不得，另尋佳偶兩和同。在京寂寞無人伴，賜你宮娥數豔容。皇后言完呼設座，回傳內侍捲簾櫳。點名喚出雙宮女，國舅心歡動笑容。但見那，一雙宮女貌如仙，繡襖花裙帶翠翻。厚抹胭脂濃傅粉，紅顏綠鬢正芳年。齊齊拜倒昭陽殿，皇后欣然啟口言。你等二人隨國舅，好生伏侍在房中。千依百順休驕傲，悅色和容要自謙。如若閨房先得子，本宮當賜洗兒錢。娘娘言訖呼內監，快把香車送出宮。內侍應聲忙整備，二姬再拜出珠簾。各人攜帶隨身物，竟出昭陽正院間。國舅謝恩辭了後，回歸府第拜椿年。劉侯父子同相聚，家宴談心也盡歡。是晚酒闌歸寢室，爺兒各自擁紅顏。二名宮女皆隨侍，國舅燈前仔細觀。雖出皇宮容未美，怎如孟氏女嬋娟。既無鳳友鸞交侶，且盡閒花野草歡。兩手同攜雙美女，鴛鴦枕上一齊眠。雖然已遂風流願，到底私心猶未捐。欲得傾城才貌女，方才一世免冤牽。不談奎璧劉侯府，且表尚書父子因。帝王解和無所怨，安居京內補原官。暗中欲向監門探，訪得吹台被劫緣。皇甫少華逃出去，夫人母女卻歸山。尚書暗暗心驚喜，或者伊家得復全。倘若少華重踏面，我只得，墜樓一事向他言。多虧映雪蘇家女，為我遮羞洗洗慚。不表尚書心暗想，且談天子已傳宣。就教該部行文出，奉旨旌揚烈女賢。建立牌坊須富盛，芳名好向四方傳。朝廷旨下非小可，部裡行文不敢延。梁相得聞如此事，歸家偶爾便閒談。夫人驚喚螟蛉女，莫不是，你即雲南孟氏女？為甚事情愁對景，快些實說莫遲延。嬌兒呀，墜樓投水一般情，定是雲南孟麗君。你若果然司馬女，少不得，送歸尊府見嚴親。夫人丞相齊盤問，節烈佳人暗吃驚。面色登時形慘淡，芳心頃刻暗酸辛。自思此事難明說，只好還瞞繼母親。這一送歸無別論，只不過，又將此命喪劉門。佳人想罷抬身起，斂袖含悲叫母親，奴是儒家貧女子，她為宦室貴千金。兩個相去天淵別，怎說孩兒是麗君？奴為貞身稱侍女，故而不顧自輕生。若然御賜成婚配，難道無貪食命尊？此刻送歸司馬府，劉家一定不容情。彼雖強逼孩兒死，辜負了，舟次相逢救命恩。仗乞爺娘休錯認，留奴陪伴二三春。佳人說罷遮羅袖，哽咽悲啼跪在塵。一片傷心哀苦語，說得個，夫人兩眼淚紛紛。慌忙挽起螟蛉女，連喚嬌兒莫認真。不過為娘相問你，何妨回說未知情。嬌兒這等傷心哭，卻使為娘怎安生。梁相挽扶連動慰，素華小姐始抬身。含悲拭淨腮邊淚，方始低頭不做聲。景氏夫人陪不是，呼鬟打掃內樓門。明宵初七良宵夕，牛女相逢穿巧針。一碗清泉曾曬否，七盤佳果可排成？簷前尋個蜘蛛大，粉盒拿來快快盛。小姐明朝須乞巧，你們怎不快調停？一邊吩咐丫鬟去，一面忙開箱子尋。取出兩色紅綠線，連呼愛女備穿針。素華小姐心難過，只得承歡伴母親。暗道夫人真善母，片言相哄不疑心。奴家已是歸梁府，貞節牌坊定掛名。不若當初真個死，也教不負聖君恩。住談相府猜疑事，要表欽差王試行。各省考官多不講，單言湖廣一公卿。翰林學士名錶允，欽點天差王試臣。只為其年逢閏月，故而放考略遲停。住談主考登程事。且表咸寧縣裡情。君玉讀書將赴考，康公員外更辛勤。紗羅衣服勿忙做，美味珍饈自制香。百樣調和加保養，好待他，三場文字用精神。不惟意內憐君玉，還在人前贊鄙生。孫氏院君心倍惑，時時發惱與生嗔。老年姑嫂閒談處，只說康公沒正經。婿亦有來兒亦有，興風作浪繼螟蛉。必為暗有私房事，故此相看若寶珍。待等查明情與弊，立時驅逐出家中。賽金在側嘻嘻笑，附耳含歡叫母親。女婿說：一日書齋來探望，撞見他，打開拜匣細搜尋。內中多少釵環物，金碧文輝照眼明。女婿猜疑何處得。莫非岳父與他身？賽金之說猶未盡，孫氏安人跳起身。口口聲聲稱不好，一定是，偷我首飾出房門。院君急急開櫥櫃，查點釵環罵畜生。件件椿椿都看過，並無遺失盡皆存。安人方始無言語，康氏微微笑兩聲。嫂嫂呀，今後休疑大相公，他本是，宦家公子豈常同。姑夫敬愛常稱贊，說他的。品格高來腹又通。今歲秋闈如赴考，一定是，鹿鳴宴上大英雄。倘然果得功名就，康氏門中也顯榮。嫂嫂從今宜厚待，好待他，知恩報德在心中。你如終日無歡悅，顯見得，看待螟蛉意不濃。嫂嫂須從兄長願，惜孤憐寡有仁風。院君聞說連稱是，撇去狐疑略改容。慢表裡邊姑嫂語，且談仁善老康公。

話說閏七月初頭，學院已考遺才。京內監照未到，只急得康公員外坐立不安，飲食俱廢。

員外康公意不安，走門出戶日茫然。雙眉緊鎖難舒展，一面深愁不喜歡。身欲倦時還繞走，腸中饑餒也忘餐。清晨等到黃昏後，只恐怕，錯過場期誤少年。才上香時重點燭，方行問卜又求籤。可憐急壞康員外，坐不寧來立不安。德姐柔娘多著急，花容消瘦暗牽纏。求聖封，卜金錢，又把牙牌過五關。但願鄙生能過考，解元高中步青天。明堂自己添憂慮，飲食難餐心緒煩。獨坐沉吟垂鳳目，長吁短歎望蒼天。雙靴頓足將垂淚，暗道如今事怎安。監照不來難赴考，麗君何苦領衣冠。康公一見他憂慮，越發徬徨意不安。等到午牌愁悶處，報一聲，京中僮僕已歸旋。

話說康員外正在盼望，忽見家人進來，跑得氣吼如雷，汗流浹背。叫一聲：員外爺，監照來了，請觀詳細。康公大喜道：啊唷妙呀，果然來了麼？好待大相公去考大收。當下鄙君玉也十分歡喜，接過監照看了，遂忙忙地收拾起來。只因吳道庵已有科舉，鄙君玉獨考大收。

光陰似箭不停留，廿六之期考大收。君玉欣然施本事，高標案首占頭籌。生喜悅，撇憂愁，獨步青雲有望頭。員外康公心大喜，比前相待更加優。院君也便回心轉，笑臉相迎惱態收。員外立時尋下處，安排赴考不遲延。

話說鄙君玉取了批首，未幾便同姑夫吳道庵，到貢院前寓所住下。八月初八日，康員外忙來送考。

高才不懼進頭場，躬身拜別康員外，便與姑夫一起行。其婿滑全圖體面，故而納監不臨場。銀錢出入煩心緒，哪有才華作錦章。當下二人同入試，分房列號用心腸。鄙生抱負凌雲志，彩筆揮毫意自揚。珠玉篇篇真妙句，龍蛇字字果佳章。三場都是他先出，鄉試奇才讓鄙郎。考過出來專等榜，康公憐惜鄙明堂。人參早晚煎湯吃，保養身體分外忙。君玉書齋無甚事，意前抄錄幾篇文。自觀自讀心歡悅，難道說，如此文章尚不良。咳，皇天呀，我為功名故遠行，離鄉背井撇雙親。感蒙繼父加恩待，怎奈乾娘有別心。嘗聽二姨和我說，竟疑奴是不端人。鄉場不中還猶可，名落孫山怎處分。自古人心皆勢利，見我不第倍欺凌。果然榜上無名姓，康氏門中住不成。如此文章原不俗，但愁命運兩難爭。若然果得身榮貴，能做伸冤報恨人。今在此間時日久，打聽得，少華逃避未遭擒。倘能兩地風雲會，做一對，患難夫妻也稱心。君玉暗思長歎氣，心神不定笑還頻。書童榮發非常喜，念佛求神佑主人。廿六晚間齊等榜，康員外，安排小酌在書林。一杯一盞消停飲，只等人來報喜音。吃到夜深多半醉，蟋蟀繞庭聲切切，星濃隔樹影沉沉。才點鼓，又敲更，報曉寒雞叫幾聲。秀士吳公頻歎氣，少年俯首亦沉吟。鄙君玉，手攀桂樹當階立。吳道庵，眼望雲宵繞院行。忽聽外邊人吵鬧，響，鑼聲幾棒近牆門。康公不等人通報，先就飛身向外行。未出書房三四步，外邊跑進眾家人。

啊唷好了！姑老爺恭喜恭喜，中了第三十二名舉人了！

喜煞儒生吳道庵，揚眉吐氣面堆歡。且行且說稱僥倖，中舉原來在此年。員外聞知心亦喜，慌忙打發報人錢。一時內外齊齊賀，悶倒了，女扮男裝美少年。仰面呼天何不幸，難道我，文章未足奪魁元。呼童速買題名錄，看一看，鄙姓明堂在那邊？榮發書童心內忿，怒衝衝，飛身跑出大門前。正然要買題名錄，只聽得，震地鑼聲人語喧。亂亂哄哄齊叫喊，慌慌促促細觀瞻。呼兄喚弟如何好，看起來，你我難尋這解元。榮發書童忙趕上，一聲高叫問情由。

呸！你們是報什麼，這般著急？

眾人齊說解元郎，你是何人問細詳？榮發聞言驚又喜，跳鑽鑽，問聲可是鄙明堂？眾人踴躍同稱是，你可知他住哪方？榮發聽了心大喜，飛身急走甚慌忙。

啊唷謝天謝地，相公高中了！

放開大步走如梭，後面之人喜氣多。隨著書童忙趕上，圍在那，康家門外大鳴鑼。鄙生早聽書童報，喜孜孜，一段春風上翠蛾。

啊唷妙呀，果是頭名麼？

正然款步下庭階，員外康公迎面來。高叫明堂真大喜，解元高中實奇哉。喜單現貼前廳上，快去觀瞧莫慢挨。言訖如飛朝裡走，忙忙取出報錢來。解元立刻登廳上，只見諸人鬧不開。頭報方回傳二報，一班去了一班來。紛紛鬧到天明亮，曉日當空萬戶開。姑姪同行參主考，又到那，鹿鳴宴上會英才。風流舉子人爭羨，少小英雄品貌佳。赴過宴時回本宅，鄙明堂，紅纓白馬大開

懷。

話說鄺明堂，從鹿鳴宴上回來，竟入內堂。吩咐榮發端下兩張交椅，鋪了一條紅氈，請員外安人上坐，然後拜謝承繼之恩。按按冠來正正衣，雙拖袍袖踏紅氈。蒙恩過繼螟蛉子，待若親生另眼觀。飲食衣裳承照拂，功名富貴賴提攜。今朝得中三生幸，拜謝爺娘恩德齊。君玉登堂行太禮，喜煞了，康家員外老夫妻。啊唷大官人，不須多禮。